

系所組別： 台灣文學系學士班

考試科目： 本國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

考試日期：0710，節次：4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 可 不可 使用計算機

一、請分析陳黎詩作〈吠月之犬〉。(30%)

陳黎·吠月之犬

1990.10

時間讓它的狗咬我們

它咬斷我們的袖子，留下兩三片

遺忘的破布

我們過街買糖，撿到一條被棄置的手臂

不敢確定是不是該把它投進最近的郵筒

也許正在旅行的我們的父母會在遠方的旅店

收到它們

也許它就掛在火車站門口

擴音器每隔五分鐘播報一次：

「遺失手臂的旅客請到服務台認領」

我們不相信那些是離散多年的我們的親友

童年的手帕，作業簿，愛人的

唇膏，胸罩，畢業證書

我們拿起那些掉了一地的玩具

聽到它們說痛

月亮像一枚被郵戳模糊了的郵票貼在天空

我們用星光的原子筆寫信，寄給上帝

他住在防空洞北邊

而兩個穿紅裙子戴紅帽子的飛快車小姐

推著手推車問他要不要買藥

而那自然是苦的

但他還是送給我們一幅家庭照

被戰爭扶養的上校，黑肉鴉母

雄貓姬姬，終身不嫁的老處女阿蘭

他們全都在那裡，在時間的月台上

對著一隻張眼瞪視的吠月之犬

等候與我們重新擦身而過

我們打開集郵簿，半信半疑地翻出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系所組別： 台灣文學系學士班

考試科目： 本國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

考試日期：0710，節次：4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 可 不可 使用計算機

一枚枚似曾相識的叫聲

也許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家庭團圓

二、請閱讀黃春明〈死去活來〉，說明這篇小說的主題及表現手法。(40%)

死去活來

黃春明

不是病。醫生說，老樹敗根，沒辦法。他們知道，特別是鄉下老人，不希望在外頭過往。沒時間了，還是快回家。就這樣，送她來的救護車，又替老人家帶半口氣送回山上。

八十九歲的粉娘，在陽世的謝家，年歲算她最長，輩分也最高。她在家彌留了一天一夜，好像在等著親人回來，並沒有向醫院斷的那麼快。家人雖然沒有全數到齊，大大小小四十八個人從各地趕回來了。這對他們來說，算難得。好多人已經好幾年連大年大節，也都有理由不回來山上拜祖先了。這次，有的是順便回來看看自己將要擁有的那一片山地。另外，國外的一時回不來，越洋電話也都聯絡了。

準備好的一堆麻衫孝服，上面還有好幾件醒眼的紅色。作祖了，四代人也可算做五代，是喜喪。難怪氣氛有些不像，儘管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么兒炎坤，和嫁出去的六個女兒是顯得悲傷，但是都被多數人稀釋掉了。令人感到不那麼陰氣。大家難得碰面，他們聚在外頭的樟樹下聊天，年輕的走到竹圍外拍照。炎坤裡裡外外跑來跑去，拿東西招待遠地回來的家人。他又回屋裡探探老母親。這一次，他撩開簾布，他嚇了一跳，粉娘向他叫肚子餓。大家驚奇的回到屋子裡圍著過來看粉娘。

粉娘要人扶她起來。她看到子子孫孫這麼多人聚在身旁，心裡好高興。她忙問大家：「呷飽未？」大家一聽，感到意外的笑起來，大家當然高興，不過還是有那麼一點覺得莫名的好笑。

么兒當場考她認人。「我，我是誰？」

「你呃，你愚坤誰不知道。」大家都哄堂大笑。他們斷續考她。能叫出名字或是說出輩份關係時，馬上就贏得掌聲和笑聲。但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儘管旁人提示她，說不上來就是說不上。有的曾孫輩被推到前面，見了粉娘就哭起來用國語說：「我要回家。我不要在這裡。」粉娘說：「伊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懂。」總而言之，她怪自己生太多，怪自己老了，記性不好。

當天開車的開車，搭鎖上最後一班列車的，還有帶著小孩子被山上蚊蟲叮咬的抱怨，他們全走了。昨天，那一隻爲了盡職的老狗，對一批一批湧到的，又喧嘩的陌生人提出警告猛吠，而嚇哭了幾個小孩的結果，幾次都挨了主人的棍子。誰知道他們是主人的至親？牠遠遠的躲到竹叢中，直到聞不出家裡有異樣的時候，牠搖著尾巴回到家裡來了。腦子裡還是錯亂未平，牠抬眼注意主人。主人看著牠，好像忘了昨天事。主人把電視關了。山上的竹圍人家，又與世隔絕了。

第二天清晨，天還未光，才要光。粉娘身體雖然虛弱，需要扶籬扶壁幫她走動，可是神明公媽的香都燒好了。她坐在廳頭的藤椅上，爲她沒有力氣到廚房泡茶供神，感到有些遺憾。想到昨天的事；是不是昨天？她不敢確定，不過她確定，家人大大小小曾經都回到山上來。她心裡還在興奮，

系所組別： 台灣文學系學士班

考試科目： 本國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

考試日期：0710，節次：4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 可 不可 使用計算機

至少她是確確實實地做了這樣的一場夢吧。她想。

炎坤在臥房看不到老母親，一跨進大廳，著實地著了一驚。「姨仔！」他叫了一聲湊近她。

「你快到灶腳泡茶。神明公媽的香我都燒好了，就是欠清茶。我告訴神明公媽說，全家大小都回來了，請神明公媽保庇他們平安賺大錢，小孩子快快長大念大學。」

炎坤墊著板凳，把插在兩隻香爐插的歪斜的香扶直，一邊說：「姨仔，你不要再爬高爬低了，香讓我來燒就好了。」他看看八仙桌、紅閣桌，很難相信虛弱的老母親，竟然能搆到香爐插香。

「我跟神明公說了，說全家大小統回來了。……」

「你剛剛說過了。」

「喔！」粉娘記不起來了。

炎坤去泡茶。粉娘兩隻手平放在藤椅的扶手上，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露出咪咪的笑臉，望著觀音佛祖媽祖婆土地公群像的掛圖。她望著此刻跟她生命一樣的紅點香火，在昏暗的廳當，慢慢地引暈著小火光，釋放擅香的香氣充滿屋內，接著隨裊裊的煙縷飄向屋外，和濛濛亮的天光渾然一起。

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粉娘又不省人事，急急地被送到醫院。醫院對上的一次迴光能拖這麼久，表示意外神奇。不過這一次醫院又說，還是快點回去，恐怕時間來不及在家裡過世。

粉娘又彌留在廳頭。隨救護車來的醫師按她的脈搏，聽聽她的心跳，用手電筒看她的瞳孔。他說：「快了。」

炎坤請人到么女的高中學校，用機車把她接回來，要她打電話連絡親戚。大部分的親戚都要求跟炎坤直接通話。

「會不會和上一次一樣？」

「我做兒子的當然希望和上一次一樣，但是這一次醫生也說了，我也看了，大概天不從人願吧。」炎坤說。對方言語支吾，炎坤又說：「你是內孫，父親又不在，你一要回來。上次你們回來，老人家高興得天天唸著。」

幾乎每一個要求跟炎坤通話的，都是類似這樣的對答。而對方想表示即時回去有困難，又不好直說。結果，六個也算老女人的女兒輩都回來了，在世的三個兒子也回來了，孫子輩的內孫外孫，沒回來的較多，曾孫都被拿來當年幼，又被他們的母親拿來當著需要照顧他們的理由，全都沒回來了。

又隔了一天一夜，經過炎坤確認老母親已經沒脈搏和心跳之後，請道士來做功德。但是鑼鼓才要響起，道士發現粉娘的白布有半截滑到上，屍體竟然側臥。他叫炎坤來看。粉娘看到炎坤又叫肚子餓。他們趕快把拜死人的腳尾水、碗公、盛沙的香爐，還有冥紙、背後的道士壇統統都撤掉。在梓樹下聊天的親戚，少了也有十九人，他們回到屋裡圍著看粉娘。被扶坐起來的粉娘，緩慢地掃視了一圈，她從大家的臉上讀到一些疑問。她向大家歉意地說：「真歹勢，又讓你們白跑一趟。我真的去了，去到那裡，碰到你們的查甫祖，他說這個月是鬼月，歹月，你來幹什麼？」粉娘爲了要證實她去過陰府，她又說：「我也碰到阿蕊婆，她說她屋漏得厲害，所以小孫子一生出來怎麼不會不兔唇？……」圍著她看的家人，都露出更疑惑的眼神。這使粉娘焦急了起來。她以發誓似的口吻說：

「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最後的一句「下一次」幾乎聽不見。她說了之後，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系所組別： 台灣文學系學士班

考試科目： 本國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

考試日期：0710，節次：4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 可 不可 使用計算機

尷尬地在臉上掠過一絲憊的笑容就不再說話了。

三、請說明賴和散文〈前進〉之主題，及閱讀後的感想。(30%)

在一個晚上，是黑暗的晚上，暗黑的氣氛，濃濃密密把空間充塞著，不讓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雖在幾百層的地底，也是經驗不到，是未曾有過駭人的黑暗。

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兩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他倆的來歷有些不明，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自己走出家來，也是不受後母教訓，被逐的前人之子。

他倆不知立的什麼地方，也不知什麼是方向，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穩固，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險，因為一片暗黑，眼睛已失了作用。

他倆已經忘却了一切，心裡不懷抱驚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種的直覺支配著他們，——前進！

他倆感到有一種，不許他們永久立存同一位置的勢力。他倆便也攜著手，堅固他信賴、互相提攜；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腳步。前進！盲目地前進！

無目的地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信賴，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

他倆沒有尋求光明之路的意識，也沒有走到自由之路的慾望，只是望面的所向而行。礙步的石頭，刺腳的荊棘，陷人的泥澤，溺人的水窪，所有一切前進的阻礙和危險，在這黑暗統治之下，一切被黑暗所同化；他倆也就不感到阻礙的艱難，不懷著危險的恐懼，相忘於黑暗之中；前進！行行前進，遂亦不受到阻礙，不遇著危險，前進！向著面前不知終極的路上，不停地前進。

在他倆自始就無有要遵著「人類曾經行過之跡」的念頭。在這黑暗之中，竟也沒有行不前進的事，雖遇有些顛蹶，也不能擋止他倆的前進。前途！忘了一切危險而前進。

在這樣黑暗之下，所有一切，盡攝伏在死一般的寂滅裡，只有風先生的慇懃，雨太太的好意，特別為他倆合奏著進行曲；只有這樂聲在這黑暗中歌唱著，要以慰安他倆途中的寂寞，慰勞他倆長行的疲憊。當樂聲低緩幽抑的時，宛然行於清麗的山徑，聽到泉聲和松籟的奏彈；到激昂緊張起來，又恍惚坐在卸帆的舟中，任被狂濤怒波所顛簸，是一曲極盡悲壯的進行曲，他倆雖沁漫在這樣樂聲之中，却不能稍超興奮，併也不見陶醉，依然步伐整齊地前進，互相提攜走向前去。

不知行有多少時刻，經過幾許途程，忽從風雨合奏的進行曲中，分辨出浩蕩的溪聲。澎澎湃湃如幾千萬顆殞石由空中瀉下。這澎湃聲中，不知流失多少人類所托命的田畑，不知喪葬幾許為人類服務的黑骨頭；但是在黑暗裡，水面的夜光菌也放射不出光明來，溪的廣闊，不知橫互到何處。

他倆只有前進的衝動催迫著，忘却了溪和水，忘却了一切。他們倆不是「先知」，在這時候眼睛也不能遂其效用。但是他倆竟會自己走到橋上，這在他們自己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只當是前進中一程必經之路，他倆本無分別所行，是道路或非道路，是陸地或溪橋的意志，前進！只有前進，所以也不擔心到，橋梁是否有斷折，橋柱是否有傾斜，不股慄不內怯，泰然前進，互相提攜而前進，終也渡過彼岸。

系所組別： 台灣文學系學士班

考試科目： 本國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

考試日期：0710，節次：4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 可 不可 使用計算機

前進！前進！他倆不想到休息，但是在他們發達未完成的肉體上，自然沒有這樣力量——現在的人類，還是孱弱的可憐，生理的作用在一程度以外，這不能用意志去抵抗去克制。——他倆疲倦了，思想也漸模糊起來，筋骨已不接受腦的命令，體軀支持不住了，便以身體的重力倒下去，雖然他倆猶未忘記了前進，依然向著夢之國的路，繼續他們的行程。這時候風雨也停止進行曲的合奏，黑暗的氣氛愈加濃厚起來，把他倆埋沒在可怕的黑暗之下。